

西眺香江

香光莊嚴【第七十八期】民國九十三年六月 ▼ 二二

九十二年六月間就答應去香港辦「出家毗尼營」，講《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》，講戒時間是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到三月四日為期二週，學員是香港地區的佛教比丘尼僧，為了建立「佛教比丘尼」的好學戒律，我欣然答應。

此次香港講戒，發現因緣條件既是殊勝也是顯得特別，其中學習量最多，數算起來應該是我，略記以饗道友，例舉十項：

弘法精舍曾是僧伽學院

當二月十八日深夜抵達營活動的會址

——荃灣弘法精舍，二月十九日我帶著自衍、自駒、悟心師去觀宗寺頂禮 覺光老和尚。老人家一聽我在弘法精舍講《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》，老人家說：「那裡是我的學佛院，六十幾年前，那時，我多麼年輕，我就在那裡求學……」看著老人家回憶當年求學得法的樣子，那份神情，如同雕像般，彷彿時間就在那一刻凝住



◎2004年2月悟因法師（右三）與觀宗寺覺光老和尚（右二）合影。覺光老和尚推廣香港佛教文化教育不遺餘力，對香港佛教貢獻甚大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了！他盡說著：「我們老法師……」一連說了好幾遍，很讓我感動！弘法精舍曾是造就佛教僧才的地方，我自覺因緣不可思議！事後，我才知道他所說的老法師是寶靜老和尚。回台灣後，道海老和尚也對我說：「那是我的學佛院！是倓虛老和尚，定西老和尚的學佛院，是大陸撤退後的事！」

原來「弘法精舍」曾是香港創辦佛學院的會址，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由寶靜法師辦的「弘法精舍佛學院」，結果只辦一年，寶靜法師就示寂於上海玉佛寺。第二次由倓虛、樂果、定西三位老和尚在原址辦華南學佛院兩屆，成就上海、中國內地的僧伽多人。儘管沒有繼續再辦，卻為香港佛教開展與開關不可輕忽的一個園地——僧伽學院的唯一處所。

接受因緣 學法爲要

在弘法精舍講《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》，既是講戒，宜多討論廿一世紀的香港比丘尼如何過戒律生活。我原先的課程設計除講戒的課程，也帶一些羯磨作持，例如：結界、講戒、誦戒、設淨地等。除比丘尼戒的課程以外，大家共修共學的儀軌是中國佛教的寺院生活，有早晚課誦、過堂、放香等。

我們到精舍後，該處已先住有廣輿法師和教授夫婦，他們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所開課，發現他們的寮房與學員寮房同一樓層後，所謂先來後到，自有禮儀，說是程序次第問

題。但當說要「結界」時，在旁的居士們聽得一愣一楞的，「修行不要這樣固執」，我說：「比丘尼不可無界而居」。但當下的因緣是無法結界，最後，只好持大悲咒灑淨繞場一週，以結活動的大區域和淨地等。既然如此，在因緣限制下，就只能這樣繼續辦，我並沒有堅持，有人說大乘佛教就是因為如此，故能適應環境而修行，修持六度三學，過寧靜的生活……。

不過有個因緣很殊勝，廣興法師都會在隔桌用餐，有一次，他告訴我弘法精舍目前以象徵性的租金，租給香港大學佛學研究所當推廣部會址：「下個月你再回來的時候，這個齋堂、大寮都已拆除，不復存在！因這

裡要供佛學社團活動之用，就像禪修也要場所。」一聽到禪修，我問：「禪修方法以哪一系統為主？」他說：「有漢系禪法和南傳阿毘達摩的禪修。」接著又說：「目前藏傳佛教



◎悟因法師參訪香港大學，與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廣興法師（左一）交流港台兩地佛教辦學經驗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在香港也很活躍！」在香港，三系的禪修是都有，而在弘法精舍的大殿，鐘、鼓及法器等使用方法，你要敲哪一系也都可以的！目前香港大學佛學研究所這三系也都有開設課程，廣興法師則是負責介紹漢系課程。

香港佛教興學甚盛

香港由佛教集資所興辦的學校多，是一大特色。據資料顯示，有能仁書院、研究所一間、中學十八間、小學二十八間、幼稚園十七所，目前還在增加中，都是由各個佛教團體所主辦，並得到香港政府的津貼，最早的從一九三一年就開始創辦。說到香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創辦學校，我即想到中國佛教的近代史，從清末民初，倡議廟產興學，至民國以來，中國大陸內戰頻仍，每經一次大的戰役，內地不安，反構成香港人口遷入的機緣，這應該是值得研究的題目——「中國佛教僧人的弘法方式與當地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」。

當初，中國佛教長老老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一支留在香港，一支來到台灣，時間都已逾五十年了。但台灣佛教雖有大學的創辦，也只限於近十年來的事，其創辦中學、小學幾乎是少之又少；而中國大陸，到目前更是尚未開放。我想這是僧人對社會關懷的自覺，也是當地政府法令的開放，不然在台灣，天主教、基督教辦了很多學校，佛教卻遲遲到最近十年才有大學開辦，為什麼？

香港九龍從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割讓或租借給英國，由英國殖民統治一個半世紀之久，人民仍以信仰佛教者居多。這是因為佛教的長老大德對信眾的信仰和教育是重視的，普遍創辦義學，甚至大企業家在事業有成，回饋社會時，也是以興辦學校，交由佛教的教會派僧人來管理的方式。我想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宗教與教育的結合關係，這當中的關鍵在政策。

尤其香港的幾所安老院，我曾參觀粉嶺的寶靜安老院，護理、安老幾千人，已頗有規模。當然我也曾參觀台灣的幾所佛教所辦的安老院，似乎都尚未上軌道，至於民間的小型安老中心，老人侷促一隅，或瑟縮在床上，於心實在不忍！照顧老人晚年，台灣距離香港還差一大截，至於中國大陸，似乎還沒這個需要。

當然興辦學校或興辦安老院等分眾的需求，也會促成佛教僧人因應世間的需求而走入人間，促成都市佛教，這迥異於傳統佛教避居山巔水涯的景觀，它正在映照著時代！

山林巡禮

二月廿二日我們參訪大嶼山寶蓮寺，巍峨莊嚴的釋尊端坐在木魚山頂，遊人如織，香火很盛，一群群的外國觀光客，競相站在天壇上聆聽佛陀傳來的佳音，不知那來的錄影機



一直朝我們攝影。接著我們由余慧芬居士帶領，沿著林蔭蔽天的山路往後山走，我們繞著崢嶸的雙鳳山前行，曲屈蜿蜒，山谷中傳來「匡！匡！」的鐘聲一直不絕於耳，原來寶林禪寺日夜不停地叩著鐘聲，迴盪在起伏的山谷間，蒼鷹在樹梢盤旋，不時傳來「哇！哇！」的叫聲。

徑入山口，山路不但變窄也看不到盡頭，拱門上，上款寫著「到這裡一塵不染」；下款寫著「行將去普利群生」，橫幅是「東山法門」，是讓遊客緩緩地步行在飛鳳山腳、林蔭樹間，黃泥土路的開始，不是要坐著轎車長驅直入。因此，山間小徑僅供二、三人通行，緩步聽著鐘聲和著松濤。走在那上面，「我為法來！」既感動又再感動，確實在禪修的道場是要放鬆腳程，「匆趕著什麼？」印象中這十



◎「到這裡一塵不染，行將去普利群生。」香港大嶼山寶林禪寺的山門。
(本刊資料照片)

里洋場、車水馬龍、高樓大廈的香港還有這一坳，的確令人感動！

經一個小時才抵達寶林禪寺，先經過一片樹林、菜園，一切井然有序，纖塵不染，他們的柴火堆在菜園旁邊，煞是整齊。聽說附近有很多茅篷，我們限於時間，不能一去巡禮，殊屬可惜！但有一天，我特別安排放香半天，讓學員去寶蓮寺、寶林寺巡禮，它是教學的一環，各組各有設定要參訪的主題，回來要向大眾報告。結果第二天一早，各組報告見聞，各路英雄，各有斬獲，確實看到我所看不到的人物、景觀。有位廣東來的法師，他報告所看到的寶林寺時，說：「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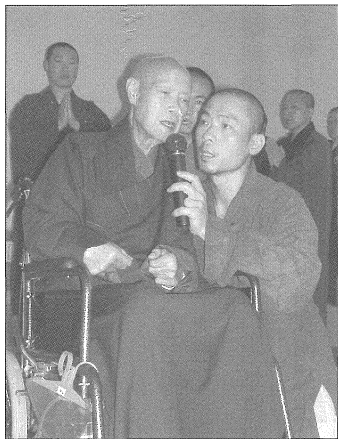
◎香港寶林禪寺環境清幽、素樸，是車水馬龍、高樓林立的香港都會中一方淨土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和尚為了恢復大陸祖庭不斷地捐款，沒想到他的道場，在繁華的香港——現代化的大都市裡，竟是那樣地素樸。」他說他要好好地檢討自己！

提攜後學 爲法而來

二月廿九日中午，有法師告訴我，聖一老和尚要來為學員開示。一週前，去寶林禪寺禮座時，聽當家師父說老和尚法體違和，正在市區療養，我正在躊躇！要去禮座又怕打擾，萬沒想到老人家卻先來弘法精舍。於是午齋時，向學員公布老和尚抵達的時間，大眾穿袍搭衣持具列隊接駕，並在大殿禮座、聆聽開示。中午一點左右箱型車停下來，從車上抱下老和尚，坐上輪椅，帶著氧氣管，由侍者緩緩地推進大殿，所有的比丘尼與信眾魚貫尾隨進入大殿。我相信每個人的心中一定都有深深的感動，老人家抱病提攜後學的殷切「點滴在心頭！」、「我為法來！」，既慈祥又堅毅地耳提面命！他講「出家」、「毘尼」用廣東話說，由比丘口譯普通話，我向老人家簡報：參加學員人數，在香港和大陸間的人數比例，我的上課時數，老人



◎香港寶林禪寺聖一老和尚殷切提攜後學，慈祥又堅毅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家還送了一筆錢給主辦單位貼補著用。

自覺、惜福、珍惜彼此

二月廿八日清晨，我就覺得眼睛很不對勁，一照鏡子，有點發紅，大概是發炎了。我仍是照常上課，上完上午的課，我愈發覺得眼睛刺痛睜不開。想到二〇〇三年時的香港，正在流行SARS，擴散到台灣，沸沸揚揚地死了幾百個人，整個社會陷在困惑中，今年還一直戰戰兢兢，唯恐再爆傳染，會耽誤香港之行而講戒不成。如今來港已過十天，我的眼睛紅的直掉淚水，很不舒服，我請慧芬居士安排看眼科。學員中某法師一聽就說：「我們都看楊文燦眼科，很有耐心。」「可是現在是星期六中午，要掛號可以嗎？」於是請他幫忙聯絡，馬上掛好號，叫了一部的士，趕到九龍彌敦道嘉賓大廈。那裡有很多診所，聚集在一起，但是它不是綜合醫院，是私人診所，而且好幾家都是眼科診所，比鄰而立，有的已經休息（因週末休假故）。

當我走進楊醫師的診所，還有幾位患者在等待，候診室盡在播放著台灣總統競選的新聞。醫師診斷完我的情況，說是結膜炎，拿了兩小瓶藥水交代我：「要按時點，一週後若沒好，再來就診！」「多少錢？」「二百五十元！」我說：「怎麼這麼貴？」心中盤算著：



「這不就是台幣一千多元了嗎？」櫃檯小姐說：「師父，醫師算你對折，有優待！一般的人至少要五百港幣。」

離開診所後，我問隨行的慧芬居士，她說：「我們寧可看診所，方便，但錢付得多，大醫院慢慢排，緩不濟急！」原來香港與台灣的醫療做法大不相同，台灣普設綜合大醫院，又有全民健保，有醫療保險制度當然是便民，但若不珍惜這種制度，殊屬浪費。我想到一個好的社會制度，它關涉的部門非常的多，當然要由行政部門為全民福祉把關，但有好好的福利制度，能持久造福大家，仍須大家珍惜，不然，它仍無法解決人的共住問題。

我既是說大社會問題，也有感於佛門的共住、共修、共學的問題。一說到此，我只能說：人若不知珍惜資源，遲早會把福報耗盡！人的福報是有限的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！撰寫此文當下，正值台灣討論健保費虧欠求償售地的爭執。站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立場，有時會覺得宗教是那麼地乏力，但我深信不管從戒律、從法律，都是源自於整體人民的自覺思考，尤其是防範已然的法律或防範於未然的戒律，有自覺的思考、自覺的信仰，才是可久遠的人類福祉。自覺、惜福、珍惜彼此！戒律的基本精神在此。

佛教辦學省思

在學員中有幾位提出申請，需要六次請假下山，不能全勤。理由是她們正在能仁書院

上學。比丘尼戒律的課程是內學內修的僧團共住生活，而在大學院校修課，她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課程，我有些好奇，便問她們修什麼課。回答：「都以佛學為主，而佛學是放在哲學系。」於是我詳細地看了她們的報名資料，多位來自大光園，位於香港的大埔墟。

一九四五年時，大埔墟在香港大區內仍屬於相當偏遠的地區，是政府普及教育所無法照顧之處。開山慈祥法師從一九四五年將祖堂闢做教室，為流浪無依、失學的學童，提供就學機會——大光義學，一直辦到現在，還納入教育正規系統。經由不斷地擴建，且由辦小學到中學，更深推至學前教育的幼稚園。大陸開放門戶後，更將香港辦教育的經驗推廣到中國大陸，提供大筆經費辦中、小學。經費來源從早期賣農產品、做法會、募善款，直到目前政府已有給付教育津貼。大埔墟從今昔偏遠與繁榮的對比中，免費義學與政府普及教育的照顧下，對於佛教辦學能與政府組織齊驅並駕的情況，引起我思索佛教僧人對社會的奉獻。僧眾角色的調整，除佛教內典的內修外弘外，與社會互動還有專業需求的問題。若從台灣佛教的經驗與社會發展，反思其時代功能，佛教辦世間學堂是否需要轉型？為什麼要這麼思考？就如同有人質疑佛教辦大學、辦中學、辦小學。其中，也辦幼稚園，尤以低收費，托兒、安親為主。但近幾年來，漸漸地常因減班招不到學生而結束。理由是家長要求讓小朋友學電腦、外語、提供新奇遊樂等，這些已不是佛寺可以負擔，而是更需要專業的範疇。論及專業，則需與現代社會脈動相連結，注重其立足社會與大社會一



起成長的相關性，既是辦學，就應從經營學校上去培養專業！這是城市佛教志業齒輪邊緣的對話。

調整中的政治狀態

當我去香港講戒時，正值台灣三二〇選總統之前，各方競選的語言沸沸騰騰，近在咫尺的香港，亦注意著台灣選舉動態。當我們抵達香港，佛教界的同道或多年的朋友，一面面，談話間不忘提到「台灣目前還安定嗎？」「你們可以公投，真好！」我說：「我們全民選總統已有幾屆，政黨輪替才是最顯著的改變，今年的競選更激烈，動作特別多！」他們有部分的人正在爭取要效尤台灣的公投，只是政治立場傾向北京派的人士，卻耽心雞籠內的效應作用。我問他們：「你們會關心政治嗎？」回答是：「我們要更開放的作法，請給我們民主自由！」「有什麼困難嗎？」「是的，目前的特首董建華先生依北京憲法，做法上沒有一九九七年之前的靈活，他是想要有所作為的，但有掣肘。」那是什麼？我沒有詳問內容，只是感覺上他們還在調整中！

智慧處理三寶物

參加的學員提出的問題非常多，問得較多的幾乎是香港僧眾居不易，有的住道場，因

緣改變轉去住茅篷、自購或合購公寓，這些是信眾發心捐獻或為信眾做經懺、觀錢等累積而購下來的，不應歸屬於俗眷。既是三寶物，理應歸三寶，若歸屬三寶物，當如何處理？我說：「要歸屬應於大眾中表白，所屬物品的條件、情況，但還得於當地法律規定去解套，因它不如個人物品隨時可攜帶、流動。」在香港很多寺院都登記註冊為不牟利有限公司董事會。後來甚至討論諸如：「師父、長老穿過的袈裟衣物，他一去世，這些亡僧物如何處理？」最主要是沒人領取，因此僧物有公私的區分，要有智慧處理它！

問題中間最多的還有一問是：「道場中有信眾的經懺法事，人手不足，請淨人一起做法事，淨人可以分果、分襯、分利養嗎？」淨人是發心義工？還是職員？若是職員，香港道場普遍都聘請職員來從事道場庶務，職員要給薪資是「客作人」，現代的法律中還有勞資關係，得為他辦保險等給付，這已經是法律有強制的範圍，不只是分果、分襯的事！

佛教在香港

香港地居中國海隅，應是很早就接觸佛法的地方，也是東南亞文化或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大陸的門戶。它是現代化的城市，高樓毗鄰，街道整齊，看不到垃圾、電線桿、水塔和隨地停車。地下鐵、輪船、公車非常便捷，幾乎找不到平坦土地，緊挨著海岸線，蟠踞在岩石上的建築物，確實有它的特色。



一般寺院道場，鮮少寬廣的院落，只好往樓層發展，能將此棟彼棟間的樓頂高低、上下錯落、高下崢嶸安頓得有秩序，真是大不易。有一居士告訴我：「我們購房大不易，居家面積不可能與台灣比。」因此，不在家中宴請親友，一有親友來，都在酒樓飲茶、談生意、會客，他們充分地應用店舖和公共設施，尤其轎車昂貴、停車位昂貴、汽油昂貴、稅金昂貴，因為馬路狹窄、土地狹窄，一切都只能為大眾公共設施的需要著想。

香港既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，每在中國內地時局暴動中，反而是人口暴增、經濟突飛猛進的有利時期。除去太平洋戰爭期間，日人佔領香港三年多以外，英人殖民一個半世紀，以英式的政治、經濟方式統治香港，香港是自由貿易港口，金融、貨品的流通舒暢，效率高，在如此環境脈動下的佛教教團和僧人，其節奏是講求效率、急促與忙迫的腳步聲，道盡佛教在香港的畫幅！

回首檢視僧人建寺的社會景觀，可以驗證社會的發展路線，人心的安定，需要佛法！歷代高僧大德與信眾的同心協力，慈悲喜捨，在這島嶼上點燃明燈！當我在記憶這些人、事、景時，我更難忘的是：因人而使那地、那景突顯出來，因人使景活起來，因人而讓一切充滿生命。